

# 春酒香

□ 王仁菊

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

当风悄悄无声息换了时序，山乡大地陷入沉睡，第一场新雪将下未下，雪粒子沙沙地落在地面，发出扑簌扑簌的声响时，几乎一夜之间，各家的酒灶都亮堂了起来。很快，整个村庄都氤氲在浓浓的酒香里。

人们见面总朗声招呼：“吊春酒哟？”“嗯，吊春酒。”问得喜气，答得敞亮，其实都是多余。酒味二里开外就隐约可闻，来人多一半儿就是被这酒气诱来的。

吊春酒，是早年老家乡间顶要紧的事。当地里最后一粒粮食归了仓，土地进入冬歇，操劳一年的乡里人便把闲置大半年的木甬、木甬、蒸笼、天锅、酒坛子、酒甬子、酒提子等一应器物翻洗出来，准备吊春酒。吊酒是陕南乡间传统酿酒的俗称。村人吊春酒传承由来已久，技艺口耳相传，承自何时何人无从考证，但几乎家家都有一个酒把式。冬闲时节，将家下的余粮或果木发酵酿成清冽的烧酒，用于待客或自饮，常是一季酿出一年的用量窖藏，顶好的酒水多用于春节人情往来和宴客，谓之吊春酒，也有“冬酿春熟”的意思。具体用哪种粮食酿酒，窖藏多少？全看收成和主家喜好，不拘主粮杂粮，淀粉、糖分含量高的，多可用来酿酒，常见的有苞谷酒、麦子酒、谷子酒、荞子酒、高粱酒。有条件的还可酿果酒花酒，如甜杆酒、柿子酒、拐枣酒、桂花酒等，都是极受欢迎的。

酒把式家家有，吊酒流程也熟捻于心，但过筋过脉的行家却只寥寥几人。他们自做酒甬、窖酒槽到拌糠吊酒样样精通，还有“断花摘酒”的本领，通过观察酒花、酒色、酒气，判断酿出的烧酒度数高低，把高中低度酒准确分离，看花摘酒，

掐头去尾。老话说“熬糖吊酒，莫得一辈子老手。”但行家鲜少失手，吊出的烧酒醇厚绵香，各有特色。这技艺听来玄乎，实则是酒水里泡出的经验，经年累月便无师自通直至炉火纯青。因而大行家皆豪放善饮，这也算是胎里带的口福吧。年年冬里，他们被奉为座上宾，各家指导配曲、拌料、窖糟、鉴酒，日日吆五喝六，红光满面，常忙得前脚不着后脚。健旺的老大爷们也常自发组成顾问团，端着早烟袋四处点评，备受敬奉。毕竟他们喝过的酒比小辈们喝过的水还多啊！

吊酒的灶多在后檐下。土灶、大锅、大烟囤、大甬篾、酿酒专用。上好的花栎木柴早在秋收后就预备停当了，水汽半干的木柴，火力旺且经烧，最是相宜。白酒的粮食经淘洗、蒸煮、摊晾、下曲、拌糟，装缸发酵，约莫半月左右，木甬里的酒糟飘出淡淡酒气的时候，就该架起甬子吊酒了。若是果木酒，则省了蒸煮、摊晾的麻烦。发酵好的酒糟从木甬里舀出来，倒进大盆加入特制的麸糠搅拌，使得酒糟蓬松透气，然后装入木甬里大火蒸至出酒。这其间工序繁杂，上甬前先把锅清洗干净，注满清水，然后架上竹篾，安装酒甬、酒甬子，架天锅。甬子安装后，将拌好的酒糟倾倒在竹篾上，边倒边调节甬口，直至完全妥帖。酒甬子一头从甬子腰身的小窟窿眼斜插出去，内侧接口对准天锅锅底接水酒，外侧接口便是出酒口，常绑三根细丝红线吊一小石子用以固定。酒甬子调好后，在木甬上架上天锅注满冷水，加热后甬子里的水蒸气遇天锅冷气凝结为烧酒，通过酒甬子清凌凌地流入接酒器皿。

头甬酒出来，讲究颇多。前三盅用来祭火，主家连接三盅浇到灶膛里，火苗噗地蹿起老高，发出呼呼的声息，谓之“火

笑”是个好彩头。好水好火出好酒，水要甘甜，火候要稳，吊酒的柴火都是专门预备的，水则取纯净的山泉水为佳。再接三盅敬灶神，恭恭敬敬把酒盅一溜摆到灶台前，絮絮叨叨说些感恩祈福的话，感谢自然馈赠，祈求来年丰足。然后是敬把式，主家品鉴，在场不拘老少都可品尝一番，刚断奶的娃娃都能用筷子头沾个味儿，家下的鸡鸭牛羊也会匀上半碗甬子酒开个荤。此时，若有人客到来，无论亲疏远近，哪怕路人，主家都会热情邀饮，来者也不吝客套，寒暄中几盅热酒下肚，彼此立时亲热活络起来。

一些好客的人家，常在开灶吊酒当天备下丰盛酒菜，请了要紧的亲戚朋友来吃开灶酒，热闹程度堪比泡汤宴。能干的主妇把能搜刮出的好吃喝都端上桌，一顿饭从晌午吃到晚上，柴火添了一炉又一炉，酒烫了一壶又一壶，男人们吆五喝六的划拳猜令，扯酒皮，直喝得脸子红堂堂，舌头捋不直溜，一时张狂起来。酒量差的，有时喝着喝着直接就溜了桌子底，惹得人笑话好些年。女人们灶间饭菜两头忙，一边照着灶火，一边招呼来客老小都吃喝尽兴。也有主家妇人善饮分工对调的，女人在酒桌上豪情万丈，男人忙前忙后端茶倒水。我一个邻家表嫂子就是海量，酒桌上推杯换盏甚是从容，一个人能喝翻一桌人。待得宾主尽兴，酒灶也差不多该熄火了，撤了酒菜，泡上茶水，再抓些瓜子糖果，大家围着火塘唠嗑至夜深。娃们早已撑得肚皮滚圆，很快迷糊睡去。大人们有时聊得兴起，就着瓜子花生再喝上一场。

整个冬天，村里到处都弥漫着酒香，直到把发酵的酒糟吊完为止。各家的酒窖里坛坛罐罐摆得满满当当，清亮亮的头酒、中酒被分装在大小不一的陶土坛

## 向北的布尔津(外六首)

陈敏

很少见到这么湛蓝的河流，像蓝天白云一直在人间

瓦舍消失。旅人卸下魂魂的大包袱，尖顶塔吉克族帐篷，梦魅的炫目的脸蛋蛋，苗条的白姑娘手一扬，放飞出云团团一朵一朵明眸皓齿，不说话时最美也不隔着草原

夜晚扳着手指头盘算，待河畔篝火升男女们隔岸观火，心陪伴随火苗舞，让酒高，让那个不解风月的水波波自己走向北。北方的海洋哗啦啦响

山石都长出绿颜色了

山石都长出绿颜色了，还有什么能够阻拦你，你的衣衫最炫目，这时候高过了天沐浴，更衣，还对着小镜子，说一路路途的风景，说一路见到了溪水老朋友，从黑里出发的那一刻，水之约，比天蓝

看到人间烟火的怪模样，二月仍在苦寒，那么多的人，枕着木头睡，梦衣挂在屋后草梗尖尖上凭风吹

——没有谁，把手探出头

洗衣妇的小红伞

一条河，不一定只会躺着也会从天而降，拍一拍霞霞的后脑窝，说——虹

山谷沟壑，在地下兀自行走，有时高、有时低，气候多变，有时也看一条河的眼色——

对着两岸的樵夫怒目，涛声远比斧头绿色，看到了洗衣妇的小红伞，又撑开、又收拢

——她，一定听到鱼群的呢喃，先，洗白了手，后，洗白了衣

姑姑的家园

家住四岭头，几条山岭自远处跑过来致意，他们的面容越来越低，葡萄月河川道做骨头，白稻米白鱼子，还有白灿灿的野李花，露出怒放的脸，一点也不高的山坡坡，麻雀小，喜鹊大

彩色长尾巴的雄野鸡又飞上、又飞下，咕咕叫不想家，家庭自在祥瑞里，在编的生员副榜的举子票了贴，万历十二年语封，这座山头戴上金顶子，看日出

多好的风水啊，一步一步慢下来，把时辰摆紧，日子倒过来，姑姑趁着月夜回了家，在祖宗灵牌下的蒲团上坐一坐——坐一坐，就坐一炷香，不说路途的烟火，不说黑

远处响起汽笛

其实石头还在睡觉，草是懒骨头，雪的被褥高厚，盖了泥土的头，麻雀不惧气候，异于人类，树梢上的辽阔，和天气一起升高

他和她，絮叨叨，理理喉，肚下的羽丝纯洁，腹中的惆怅已解开，地霜成了倒影子——

微弱的光明，街在口中，不小心说出了正月的风，那道声音传来时，他们手拉手刚好离去，跟不上他们的飞

西江千户苗寨，歌子很急

糯米酒成了敲门砖，一碗胜似一碗，累计查加，攀援到苗寨的高

女孩子们俏俏，梯四里新鲜的禾稻，最近一茬的青绿，盛开礼仪与好颜色，山与水合绿

竹做的家具木头屋檐栋梁，还有雕花的窗棂床架，一直长到山顶和水岸，牛角弯翘，声音一直向着上方，把天吹出了白——还那么蓝，云朵朵结成了串串，歌子很急，摔到了水里

车轮子跑得像日头

挖坡地种包谷用得上，老王使劲，还开拐的，镇上村上载人两头跑，捎快递也方便，不仅是夜晚欢喜、壮胆量

不用出远门打工，老爹老娘有吃有喝，车轮子跑得像日头，水泥马路上的辙印一道跟一道，年岁越发大了，媳妇也不着急找一个

到邻村入赘，老人家脸上挂不住，也离不开，村里头早有人家露出愠色——还是得先这样忙着

## 菜市场

□ 郭华丽

菜市场就在菜湾。若非特殊情况，这辈子里我都会住在菜湾。若非特殊情况，工作日我都会来回四趟走过这个菜市场。若非特殊情况，周末总有一天我会到这个菜市场买些时令蔬菜，无非也就是白菜、萝卜、香菜、葱之类，刚够两天吃的。我不能自诩为素食主义者，若非特殊情况，一个人做饭，我都是素素搭配。

其实我原来是不喜欢菜市场的，觉得乱，嘈杂，还有进了菜市场就有进厨房的压迫感。什么时候开始滋生踏实、欢喜，还真的难以追溯。“核桃、核桃，白露的核桃，香得很，香得很。”这是菜市场口那个装着几蛇皮袋核桃的小货车上一电子喇叭的吆喝声；“苹果、苹果，洛川的苹果，么打过药，么上过蜡，保你吃得放心，吃得舒心。”紧挨着小货车木架板上上码成小山样的苹果堆上，一蓝色你迷小喇叭里透着关中腔调的女中音叫得不疾不徐：“粉条、粉条，老龙沟的手工粉条，正宗得很，正宗得很。”一五十多岁的黑脸男子不时对着来往摊前的人兜售着自己的粉条；“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厂家直销羊毛衫，买了就是赚了。”挂满羊肉的铁架子后小小门脸内的女店主，手里提着一件大红的毛衣正在向一个五十多岁的妇人推介；你看着，质量多好，绝对羊毛的，穿上这件羊毛衫，别人还以为你是

二十几岁的姑娘呢；“买过我苜蓿粉儿的，都说我这格外多，你看看，我住出百都起灰呢，我这苜蓿洗得净净儿的，晾得干干儿的……”这个六十多岁的老妇人一边称一边给她地年龄相仿买苜蓿粉的夫人絮叨着……两百多米的菜市场，男声女声、粗声细声，本地腔、外地音，简洁明快的、拖长了尾音的，此起彼伏，不绝于耳。

放菜的家什也是林林总总。一捆捆萝卜缨，一堆堆红皮白萝卜是在一张塑料纸上；那几个小的也有五六斤重的挂着白霜的冬瓜立在一个蛇皮袋上；那些魔芋块儿被安置在泡沫箱盖里；那些小白菜、辣子、韭菜整整齐齐码在长条竹篮里；连着的枝条的火红柿子被白色泡沫箱衬托得异常艳丽；连着根须的黄姜在竹筐里……伴随在这些蔬菜、水果、特产身边的还有雪碧瓶子里盛满的清水，间隔着，倒在手心里，洒向这些红色、绿色、黄色、白色、紫色的蔬菜上，又是一次生命的盛放。

这个七十多岁的精瘦的老头，一年四季都在菜市场里，随着时令变换的蔬菜，很是讲究地放在砖头垒起的木板上，别人都是来得早了可抢占到有利地形，他是一年四季占据着菜市场上的绝佳位置。上段打游击，城管来了就得挪地方。中下段买菜的都是有大把空闲时间上了年岁的人，爱讲价，磨人。下段，被那些小货车、电动三轮车儿人占据。谁让他是上菜湾人

呢！时值冬季，老头脚前放着一铝盆儿，里面的无烟煤摇曳着橘黄的火苗儿。夏季，老头从来都是赤膊着上身，身上的一根根肋骨爆着青筋，如一条条长着杂草的河流。这个穿着如正月里灯笼一样红色中长款呢大衣、黑色紧身裤，脚蹬黑帮短靴的三十多岁的少妇，是这个菜市场里的生客，面前的乙烷袋子上是一大堆根须带着黄土的葱白长长的大葱，她是边摘边卖，五个六个买葱的等在摊前，却见她慢条斯理，一副买也不买的无谓样。

人常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官。这菜市场一吃就在这儿就是二三十年，买卖的、卖菜的又有多少陪着它，做它月月年的回头客？其实，也还真有老头样天天陪着菜市场的长住客。我的表叔“平”和我称着姐，被草坪村人叫了一辈子的“换胎儿”。在我的记忆里，平表叔家种的都是农业地，春季小麦、绿豆、土豆、秋季玉米、油菜、豌豆等。小时候，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姨婆家。

姨婆家有好吃的，还有表叔愿意带着一起到山上放牛，愿意冒险去摘架架里的酸甜刺梅儿，有着葫芦包坛子的柿子树上的柿子，能教我顺着风的方向掏出树上的长条石头，听它在风里呼啸的声音……也不知怎么的，长着长着就很少去了，走着走着就走淡了。从挑着菜篮的平表叔，骑着自行车拖着两三袋菜的平表叔，到如今天天

骑着电动三轮载着满满一车菜的平表叔……除了在菜市场天天见着，叫一声，再无刻意去往家里或说话了。

表叔的菜，管它是茄子、黄瓜，还是豇豆、辣子，个个都是活色生艳。而表叔，别说是脸，单是远远见，腰都是弯的了。换胎姐是我们三合村二组蔬菜组的人，从嫁到这儿上工种菜，到土地承包到户种菜、卖菜，一辈子都挖抓着菜。换胎姐的名字“换胎儿”寄托着她大、妈殷切的期望。连着生了她这第二个孩子后，大、妈想要一个顶门立户的男孩，就给她起了这个名字。在我们村上，不，如今的草坪社区，如她这样年纪的妇人都含在怀里养了，生了两个儿子的她无论酷暑寒冬、冰霜雪雨，都是五六点就蹬着满满一三轮车的菜进城了。无数次，我下午下班后还会看见她，要么是在菜市场，要么是在回草坪的路上。

冬季，上班或是下班经过菜市场，隔上几天我就会买些我们称着“火筒棍”书面语叫“黄姜”的，放在办公室里或是带回家来，摊开来，拽去上面的根须，用小刀仔仔细细削去表面的黑色皮衣，直到削出一个火黄色完整的肉身，一口一口吃进嘴里，初始，完整的苦，慢慢地，有香糯、绵密的微凉充盈在味蕾间。有点像我菜市场的感觉，看着、听着菜市场慢慢变得杂乱、喧嚣，心里却安适、欢喜着满满。

很长时间没有进行户外运动了，总觉得生活中少了些什么，是锻炼，是感知，是寻找，是发现，是休闲，是体验？好像都是，又好像都不是……入冬后的一个周末，天气晴好，暂无他事相扰，便有了出发的冲动，随即在脑海中搜寻一番，离市区不远的四面坡便成了进发的首选目的地。

四面坡位于安康城南香溪洞西，是一道长约五公里上下起伏的山梁。它看上去既不巍峨险峻，也没有什么美景，就是一片普通通的山林。近年来我去过多次，或结伴而行，或独自前往，可每次去过那道坡，我都觉得似曾相识，格外亲近。它就像老家房后的柴扒，也像儿时放牧的山场，更像当年求学翻越的坡岭……

徒步四面坡是不需要做多少准备的，也无需什么专业装备。早上八点半，我和朋友相约，换上一双运动鞋就出发了，穿香溪隧道，过花卉市场，沿着山脚步道一路前行，如平时下楼随便走走，不知不觉便来到了坡底。

冬天的早晨是寒冷而宁静的，进山后几乎没遇到什么人，只有香溪水在身旁缓缓流淌，偶尔伴上几声清脆的鸟鸣。微风徐来，树枝摇曳，黄叶纷飞，纷纷扬扬。我们踏着厚厚的落叶，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上行，一时避开了尘世的喧嚣，只听见脚下沙沙的声音与内心对白……

四面坡的树林针阔相伴，乔灌混生，参差错落。此时高大的落叶乔木浓荫褪尽，只留下苍干的峥嵘、虬枝的疏影。淡淡的霜花如期而至，已在枯枝和落叶上显露，凝结成脚底隐约的丝滑。常青的松柏玉树临风，傲然挺立，攀爬的铁线莲、盘绕的石岩枫、散落的棕榈树依然葱茏，与一簇簇女贞子和绿油油的麦冬草相互映衬，构成了四面坡不惧严寒、无畏风霜依然苍翠的底色，在我们行进的路途中，勾勒出一幅赏心悦目的自然图景。

随着视线的攀升，眼前开始出现一片淡淡的蓝光，早晨的太阳透过疏离的树梢映射过来，似无数金星，捎带着丝丝暖意照在我们身上，寒冷渐消，遍体舒泰，上行的脚步不由得加快，攀爬的兴致进一步高涨。

四面坡头坡较陡，不少地方几近笔直，虽然爬得有些吃力，但远没有到歇脚的时候。而此时的我却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令我驻足的，是眼前一棵盆口粗细十分奇特的弯弯树。你看它七曲八折，不屈地生长在路旁山的山岩边，就像老农犁地时的犁弯儿，又像农村推磨用的磨拐子，十分抢眼。想我小时候，是在林子里发现了这样的树形，一定会当作宝贝一样惦记很长时间。而它历经沧桑生长在这里，俨然已成为一道别样的风景。如果你愿意，可以大胆地攀爬上去，手扶枝头留下踪影，也可以跨在树弯上小坐，权当作那童年的板凳。

自弯弯树往上再走一阵儿，便到了平缓开阔处。这里的林子里大多是松树，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清新而独特的气息，那是松香的味道。金黄的松针铺在地上，踩上去软绵绵的，令人产生无限遐想。一只松鼠正在枝头啃食松果，见有人走近，“嗖”的一声跳跃到另一棵树上，松果也随之掉落，弹溜溜滚出老远。树旁的寒雾交织如网，下望零星地生长着半枯的毛茛，艳丽的火棘十分抢眼，一串串结满枝头，远远望去，就像一个个待挂的红灯笼。一群群麻雀儿飞来飞去，呼朋引伴，叽叽喳喳，畅享着冬日阳光下的温暖。我们有说有笑，沿着缓缓地小路徜徉，前行至又一道山梁。只见这里桦栎高大，松柏森森，化香粗壮，青桐笔挺，犹如将军列阵，威风凛凛，又似卫士站队，夹道欢迎。在这幽深的林子里，有株柏树倾而未倒，长过小路的上空，无数枝条顽强挺立，状如绿屏，竟形成一道靓丽的拱门。此时，你当停下匆忙的脚步，站在这高岗上放眼山形地貌，观察四周景象，探寻相互关联，洞悉自然规律。你看，在那迂缓的山脚下，多是灌木丛生藤萝交织，少有茂密森林参天大树，而在土地薄瘠、风雨雨折的梁顶处，却是古木高耸，巨树林立，一定会觉得彩虹总在风雨后，风雨成材所必历，更能体会到只有择高处立身，于难中求进，不惧风吹雨打、千磨万击，方能根深叶茂、本固枝荣、坚韧不拔、生机无限。

一路触景生情，从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到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我们讨论着话题，加紧着向上行进的步子。登上更为陡峭的第三道坡梁时，已是阳光普照，寒意全消。这里生长着不少粗大的橡子树，是徒步者们经常歇脚的地方，树下已没有什么杂草落叶，地面已被踩得溜光结实。站在这里远眺，安康城尽收眼底，汉江东去，牛山依稀，回首来时的路，不经意间已走出六七里地。这会儿，阵阵人声由远及近，已有不少徒步的人们正从下面朝这儿赶来。以往在这里，我们都会拍照留念，甩腿祛乏。今日大家走得随意，稍事休息后，便继续向前进发。行至拐弯处，只见一只形状奇特的鸟儿从树枝上飞落小路，东张西望，快步向前蹦蹦跳跳地跑着。它如啄木鸟般大小，有着细长而微向下弯曲的嘴，外拔错落有致的羽衣，腹部是浅粉色蓬松的羽毛，头部有一个非常漂亮的羽冠。我见状赶忙示意大家不要出声，小心地掏出手机，迅速记录下了它的样子。后来上网搜索，得知此鸟名为戴胜鸟。

四面坡的上端是千亩松林，在这里穿行，在这里穿行，在这里穿行，迂回路宽，不觉得怎么吃力。阳光透过松枝照射下来，在我们身后留下斑驳的影子，寒风拂过山岗，耳畔松涛阵阵，路旁刺茅飒飒，草木掩映下一口丈余见方的水塘泛着波纹。在塘子的周边，遍布着动物拱踏过的泥痕，我知道，那是野猪常来滚泥的浆坑。这几年实行封山育林，生态环境不断优化，戴胜鸟都遇着了，山林里活动着几头野猪，也就一点儿也不奇怪了。昼伏夜出是野生动物的特性，这对于来这里徒步的人们，是不会构成什么威胁的，就算真的遇着了，它也会迅速离去。只要你不伤害它，它是不会主动攻击你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世界自然生生不息。围绕着这些问题边走边聊，我们已不觉走出林子，到达四面坡顶，踏上环山公路，历时一个多小时，完成了整个徒步的行程。

从这里继续前行，可以经香溪洞返回城区，也可以下吉河过牛岭，如果时间允许，还可以到前面的汉滨区东美食村转转，品安康味道，赏民俗风情。四面坡四时不同，蕴含丰富。可以邀约朋友，带着家人，随时启程。走进那道坡，相信每次都有不同的的心境，每处都有不同的感受，每步都有不同的风景。

